

匹夫的英雄

PIFFU HERO

骁骑校 著

第一部——铁渣街

.....
谁是 盟友？ 谁是 敌人？
是 引颈就戮？ 还是 绝地反击？



匹夫 的 逆袭

PIFUDENIXI

骁骑校 著

第一部——铁渣街

.....
谁是 盟友？ 谁是 敌人？
是 引颈就戮？ 还是 绝地反击？

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匹夫的逆袭. 第一部, 铁渣街/骁骑校著. —福州: 福建人民出版社, 2014. 6

ISBN 978-7-211-06903-3

I. ①匹… II. ①骁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47. 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4) 第 042972 号

作 者: 骁骑校

责任编辑: 林 顶

匹夫的逆袭 (第一部)——铁渣街

PIFU DE NIXI

出版发行: 海峡出版发行集团 | 福建人民出版社

电 话: 0591-87533169 (发行部)

网 址: <http://www.fjpph.com>

电子邮箱: fjpph7211@126.com

地 址: 福州市东水路 76 号

邮政编码: 350001

经 销: 福建新华发行 (集团) 有限责任公司

印 刷: 福州闽伟印务有限公司

地 址: 福州市仓山区百花洲路 18 号金山工业集中区浦上片仓山园

邮政编码: 350008

开 本: 787 毫米×1092 毫米 1/16

印 张: 21.5

字 数: 313 千字

版 次: 2014 年 6 月第 1 版

印 次: 2014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

书 号: ISBN 978-7-211-06903-3

定 价: 35.00 元

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 影响阅读, 请直接向承印厂调换
版权所有, 翻印必究

匹夫的逆袭
(第一部) 铁渣街

目录



- 第一章 黑车/1
- 第二章 无处藏身/6
- 第三章 大公交/11
- 第四章 铁渣街/17
- 第五章 乖巧的丫头/23
- 第六章 老警出更/29
- 第七章 刑警的觉醒/34
- 第八章 雨中的牛肉板面/39
- 第九章 天黑请闭眼/44
- 第十章 暴烈男女/49
- 第十一章 直捣世峰集团/54
- 第十二章 侠侣闯龙潭/60
- 第十三章 吻别/65
- 第十四章 回家/70
- 第十五章 癌症乌龙/75
- 第十六章 全市闻名/80

匹夫的逆袭
(第一部) 铁渣街

目录



- 第十七章 伤离别/85
- 第十八章 治安拘留十五天/91
- 第十九章 新任班长/96
- 第二十章 烈火战车/101
- 第二十一章 丢失的苏牧/107
- 第二十二章 孝顺的狗儿子/113
- 第二十三章 旺财的爸爸妈妈/119
- 第二十四章 宋双的道歉/125
- 第二十五章 山炮/131
- 第二十六章 和花哥说事儿/136
- 第二十七章 十元休闲/141
- 第二十八章 浣溪沙/147
- 第二十九章 女朋友和手机/153
- 第三十章 枪也可以有/159
- 第三十一章 小动物保护组织/164
- 第三十二章 车神战神残的哥/169

匹夫的逆袭
(第一部) 铁渣街

目录



- 第三十三章 地地道道/175
- 第三十四章 江大门前的眼泪/180
- 第三十五章 快到本姑娘碗里来/186
- 第三十六章 三轮三轮/192
- 第三十七章 三个女人两份工作/197
- 第三十八章 刘司机/202
- 第三十九章 醉驾卡宴/207
- 第四十章 总裁办发飙/212
- 第四十一章 中秋/217
- 第四十二章 重操旧业/222
- 第四十三章 技术学院门口的群殴/227
- 第四十四章 送外卖/232
- 第四十五章 姐也英雄一回/238
- 第四十六章 得罪了村长/243
- 第四十七章 宋双的赔偿/248
- 第四十八章 性工作者救助协会的诞生/253

匹夫的逆袭
(第一部) 铁渣街

目录



- 第四十九章 失足生态调查报告/258
- 第五十章 事儿闹大了/264
- 第五十一章 暴风骤雨/269
- 第五十二章 逆鳞/274
- 第五十三章 我和你很熟么/280
- 第五十四章 深夜小鬼哭/286
- 第五十五章 细心的沈秘书/291
- 第五十六章 可以当警察/297
- 第五十七章 一步通天/302
- 第五十八章 不肖子孙/307
- 第五十九章 房子归属/312
- 第六十章 谁的保镖/318
- 第六十一章 牛肉村开张/324
- 第六十二章 洗头房里的歌声/330



第一章 黑车

刘汉东退伍之后当起了黑车司机，他开一辆一九九六年出厂的报废普桑，变速箱老掉牙，发动机大修过好几次，档位很难挂，风挡玻璃上贴着一排褪色的年检标和交强险标，悬挂调得很高，方便走城乡结合部的烂路。

八月的最后一天，也是刘汉东开黑车的第七天。晚饭后，他停在南郊长途汽车客运站附近的路边打瞌睡，别的黑车都是等在出站口主动揽活儿，但刘汉东跑车全凭心情，这会儿他有点困，不乐意凑那个热闹。

刘汉东正在迷迷糊糊，忽然听到有人敲车顶，抬头一看，是个四十岁左右的中年男子，满嘴烟熏黄牙，趴在车窗旁对自己说：“师傅，走不走？”

“去哪儿？”刘汉东问了一句，有些不悦。

“温泉镇。”大黄牙笑眯眯道。

“一百块。”刘汉东狮子大开口，温泉镇距离这儿不过十公里，但正在进行道路拓宽工程，还有交叉立交桥项目，路很难走。

“便宜点。”大黄牙掏出烟盒来弹出一支递给刘汉东，四十五元一盒的苏烟，刘汉东接了放在鼻子下嗅一嗅，架在了耳朵上，道：“这已经是最低价了。”

“行，权当交你这个朋友了。”大黄牙回头招手，刘汉东也扭头过去，发现路对面停着一辆黑色汉兰达，驾驶座上是个瘦高男子，面庞被墨镜遮住大半，依稀能看到侧脸上的刀疤。

副驾驶位子上下来一个粗壮青年，从汉兰达后备箱里提出一个巨大的红蓝彩条编织袋来，双手提着走过来。

刘汉东下车，打开普桑的后备箱盖，随口问了一句：“自己有车怎么不去？”

“借单位领导的车，不敢跑烂路。”大黄牙这样解释。

编织袋放进普桑尾箱，刘汉东上车发动，大黄牙坐上了副驾驶的位置，提袋的青年男子钻进了后座。普桑吭哧吭哧了半天终于启动，大黄牙笑着说，你这车还是四个前进档的，怕是用化油器的吧？刘汉东说开不坏的桑塔纳，修不好的切诺基，别看车老，关键时刻不掉链子，到温泉镇有几个土坡，我普桑能上去，你汉兰达不一定能爬上去。

两个人就都笑了。刘汉东瞥了一眼后视镜，路边汉兰达渐渐远去，后座上的男子二十七八岁年纪，胳膊上有纹身，笑得有些心不在焉。

开了一会儿，大黄牙打个哈欠，随口问你们开黑车一个月能挣多少钱，刘汉东没搭理，因为他感觉后备箱里有细微的颤动，不是货物因为颠簸而产生的位移，而是活物在扭动挣扎。

刘汉东挂上空档减速准备靠边停车，问道：“你们拉的什么货？”

后座上的男子猛然双手伸过来，手里早就预备好了一根细细的绳索，勒住刘汉东的脖子猛绞。刘汉东被勒得眼睛都凸了出来，一脚急刹车，普桑戛然而停，脖子上的压力骤减，刚缓过来一口气，邻座大黄牙拔出匕首捅过来。

刘汉东格挡着匕首还不忘挂档，脚下油门离合一踩一松，平时总掉链子起步慢半拍的普桑这回出奇给面子，蹭的就蹿了出去。

脖子上的绞索再次勒紧，但这回刘汉东绷紧了脖颈的肌肉，身子尽力前倾，迅速升档提速，一脚地板油，普桑如离弦之箭般在空旷的夜路上疾驰，在驾车的同时他还要应对来自后方的绞杀和右侧的捅刺，胳膊上鲜血淋漓，手指多处割伤，脖子上的绞索越来越紧，眼瞅着就要断气，刘汉东猛然一打方向盘，车向路边撞了过去。

普桑一头撞上修立交桥用的水泥预制板，高速冲击下，副驾驶位子上的大黄牙撞得满头满脸都是血，昏死过去，匕首脱手而出，后座上的家伙更是一头飞出来，撞破了风挡玻璃，栽在水泥预制板堆上，面部被钢筋贯穿，血流在预制板上，两脚痉挛着。

刘汉东系了安全带并无大碍，但也被震得七荤八素，破车根本没安全气囊，车门变形了，安全带也解不开，他捡起匕首割断安全带，从车窗爬

出来，拿出手机想报警，诺基亚 1110 没电了，绕过来探身进去搜一下中年男子身上，摸出一个手机按了一下，居然要输入开机密码，气得他把手机一扔，再去翻预制板上那家伙，一部苹果手机已经摔成了碎片。

试一试那家伙的鼻息，还有气，刘汉东先不管他，一瘸一拐来到车后，打开尾箱看那个编织袋。袋子已经不动了，刘汉东拉开拉链，里面是一个蜷缩着的小女孩，初中生的年纪，白T恤牛仔裤上沾了不少灰尘，嘴上贴着胶带，手脚用尼龙绳绑得很牢，长长的睫毛颤抖着，一双惊恐的大眼睛瞪着刘汉东，工地碘钨灯照耀下，能看见她白皙皮肤下的绿色血管。

刘汉东扯下胶带，用匕首割开小女孩手上脚上的绑绳，说：“别怕，我不是坏人。”

忽然两道刺眼的光柱射过来，轰隆隆的马达声由远及近，是运渣土的土方车，刘汉东赶紧挥手拦车。哪知道土方车根本不搭理他，明明看见发生了车祸，刹车都不带踩一脚的，擦着刘汉东的身子呼啸而过，扬起的尘土让他满嘴牙碜。

妈了个逼的没道德，刘汉东啐了一口，回头再看，车里哪还有小女孩的身影，只剩下一个空的彩条编织袋，四下里看看，喊了两嗓子没人应。这个路段正在修路，路灯不亮一片漆黑，又是城乡结合部，灌木庄稼树木很容易藏人，八成这小女孩把自己当成劫匪一伙的了，躲起来也合情合理。

刘汉东很郁闷，居然摊上车祸外加绑架案，他觉得还是得赶紧报警，又是一辆土方车从旁经过，这回他学聪明了，箭步上前抓住了土方车车厢上的加强筋，免费搭乘一段路。

走出去不到三公里，迎面一辆交警巡逻车闪着警灯开过来，刘汉东急忙跃下来，挥舞双手拦下警车，报告说自己遇到劫案，两个劫匪受伤就躺在前面，交警非常重视，让他上车前往查看。

开到刚才发生车祸的地方，普桑依旧在，可是两个劫匪却不见了，连预制板上面都干干净净，一滴血没有，面对交警疑惑的目光，刘汉东也傻眼了。

“你喝酒了吧？”交警问道。

“驾驶证、行驶证出示一下。”另一个交警说。

刘汉东没有驾驶证，他灵机一动说证件被劫匪抢走了，又指着自己被血浸透的汗衫给交警看，说我跑这么远找你们报警，还能骗人不成。交警看他样子不像醉驾，车里有急救包，匆忙包扎起来，然后说你这个案子属于治安案件，我们送你去派出所吧。

最近的是温泉镇派出所，夜里九点半依然亮着灯，蓝底白字的牌子上写着近江市蕴山区温泉镇派出所，交警停下车，钥匙都没拔，带着刘汉东走进值班室报案。

刘汉东先把凶器——带血的匕首交出，然后颠三倒四叽里呱啦一通说，俩值班警察听得晕头转向，拿出一张纸来不耐烦道：“你先想清楚，把案发经过写下来。”

交警和派出所民警都是认识的，随便聊了两句正准备走，那边刘汉东拿着笔抓耳挠腮还一个字没写，忽然门口一阵轰响，一辆黑色汉兰达停了下来，车上下来一人，个子挺高，梦特娇T恤领子上挂着墨镜，藏青色裤子，手里拿着手包，腰带扣上是银色的警徽，更重要的是，他脸上有一道疤。

刘汉东认出了这个人，愕然停笔，慢慢站了起来。那人也认出了刘汉东，当即指着他大喝一声：“就是他，抓住他！”

警察们还没反应过来，刘汉东就抓起椅子掷了过去，趁着对方躲闪的空当冲了过去，头也不回地窜到门口，大路上车水马龙，无处可逃，刘汉东来不及多想，拉开车门钻进交警的桑塔纳，拧钥匙启动，挂档踩油门猛打方向盘，汽车发出一阵怪叫，轮胎冒出一股青烟，警车如脱缰野马一般从派出所停车场射了出去。

交警和派出所民警急忙上车追击，拉响警笛紧追不舍，刘汉东看着后视镜里闪烁的警灯，也打开了自己这辆车的警灯。两辆警车外加一辆汉兰达在夜间公路上疾驰，警笛尖叫不已，社会车辆还以为警方办案，赶紧让出道路，反倒方便了刘汉东逃命。

这辆交警的桑塔纳志俊是2.0排量，档位清晰，车况很好，比刘汉东的黑车强出不知多少倍，很快速度就上了一百六，但后视镜里追兵依然紧咬不放，前面却有堵车，十几辆渣土车挡住了去路。刘汉东一咬牙，单手猛打方向盘，同时猛然提起手刹，一阵焦糊味飘出，桑塔纳来了个一百八十度甩尾。

刘汉东松手刹，猛轰油门，紧盯着对面的警车，忽然挂档迎面冲了过去，对面慌忙让开，两车擦肩而过，将左后视镜都撞掉了，但紧随而来的汉兰达却并不避让，闪着大灯面对面撞过来。

妈的，遇到硬茬子了！刘汉东见计策不好使，一打方向盘冲下路面，朝着远处的铁路开过去，一列长长的运煤货车正在疾驰。

桑塔纳朝道口狂奔，刘汉东紧咬牙关，猛踩油门，眼瞅着巨大的火车头越来越近，甚至能感觉到那股磅礴的气势，如果撞上去，桑塔纳定然粉身碎骨！

刘汉东突然降档加速，桑塔纳咆哮着撞破单薄的拦路道杆飞过道口，几乎是一瞬间，火车从道口呼啸而过，气浪逼人，尾追而来的警车被迫停下，民警从车里钻出来，摔帽子暴跳如雷。

火车很长，足有七十节车厢，“况且况且”的铁轨与车轮撞击声令人发狂，终于一切安静下来，火车渐行渐远，道口对面，静静停着一辆桑塔纳警车，警灯依然闪烁，却早已人去车空。



第二章 无处藏身

东去的运煤火车上，刘汉东喘着粗气惊魂未定，短短一个小时内发生的事情太多，他的脑子处理不过来了，右手又开始流血，腰间的伤口被汗水浸湿，火辣辣的疼。

刘汉东腰上绑着一个帆布腰包，里面放着他所有的家当，正是这些退伍证、身份证、银行卡、钥匙、手机、墨镜、硬币还有一枚三等功奖章挡住了大部分刀捅，让他侥幸活命。

脖子上被勒出一道细细的淤痕，微微肿了起来，如同戴了条肉项链，对方是下了死手的，因为绑票被发现他们要灭口，这个借口似乎有些牵强，刘汉东觉得对方从一上车就准备杀自己。

他们为什么要绑架那个小女孩，刘汉东并不关心，他现在自身难保，绑匪的同伙分明是警察中的败类，他能迅速运走受伤的两名劫匪，说明一直有人在后面跟踪……想到这里刘汉东脑子里灵光一闪，这帮人分明是要嫁祸给自己。

昨天的《淮江晨报》上有一则消息，说不久前在郊区猥亵杀害年轻女乘客的黑车司机某某被起诉，或被判处死刑。刘汉东没有电脑，手机不能上网，报纸是他唯一的消息渠道，这则不经意看到的新闻出现在脑海里，让他迅速将事情联系在一起。

刘汉东不敢相信警方的侦破能力，撞毁的汽车是自己的，带血的匕首上有自己的指纹，拒捕逃亡的也是自己，跳进淮江也洗不清，绑票加上杀人，妥妥的枪毙死罪。

他竭力让自己冷静下来，仔细分析，那辆报废普桑是自己花五千块从小修车厂买的，黑市交易连身份证也没出示，应该无从查证，车牌照更是花四百块买的假货。警察想从这些线索入手查到自己的身份并不是很难，但起码需要一些时间。

没人能证明自己的清白，即便是找到被绑架的小女孩也于事无补，因为她很可能没见过绑匪，或者不清楚绑匪有几个人，自己难保不被她误认为是坏人一伙，若非这样，她就不会逃跑。

火车继续向东行驶，警察们如果不傻，一定知道自己扒车逃跑的，车上并不安全，刘汉东瞅了个机会跳了车，沿着火车道慢慢往回走，天开始下雨，越下越大，天际有闪电划破夜空，紧跟着是滚雷阵阵，附近有一座涵洞，每到晚上躺满了拾荒者和无家可归者，被淋透的刘汉东走过去，在涵洞下找个空位置坐下休息。

旁边睡着的老头爬起来盯着他看，夜幕下眼镜片闪着幽光，刘汉东有些警觉，往后挪了挪。那人问：“受伤了？”

“嗯。”刘汉东不想多说话。

“消消毒。”老头递过来一个250毫升装的二锅头白酒。

刘汉东接了，掀起衣服淋在腰部伤口和右手上，酒精的刺激疼得他猛地缩了一下，老头从自己被子里扯出一坨棉花，用打火机点燃，示意他别动，一把按在伤口上，很神奇，血竟然止住了。

“谢了，拾荒的？”刘汉东道。

“上访的。”老头转身躺下，又睡觉了。

天不亮的时候雨停了，刘汉东从涵洞离开，外面道路泥泞难走，他走了很久才搭上一辆进城的私人长途客车，花了五块钱到长途客运站，转乘公交车回到自己租住的房子，这是一栋六十年代的四层筒子楼，刘汉东住在西头顶层，夏天酷热难当，厕所是公用的，经常堵塞，唯一的好处是房租便宜。

房子里没什么值钱的东西，就两套换洗衣服、一床被褥，被子是刘汉东的妈妈亲手套的，他估算警察不会这么快找上门来，所以想把自己的东西拿走。

刚把被子叠好，楼道里就传来密集的脚步声。早上八点出头，楼里不可能来这么多访客，他探头出来，看见下面楼梯上一群男子鱼贯而上，一水的黑T恤、板寸头、金链子，一看就是混社会的。

刘汉东直觉这些人是来找自己的，筒子楼只有一条楼道无法逃命，他住的这间屋窗户装了铸铁栏杆出不去，唯一的通道是上天台，顺着排水管或者防盗网爬下去，可是出来一看，通往天台的铁门挂了一把大号三环铁锁，此路不通。

混混们已经上来了，看见刘汉东之后，慢慢拿出了包在报纸里的长刀和镀锌钢管，一言不发走过来，刘汉东后退几步，从自家门后抄了一把大号扳手猛冲过去，他知道此时不拼命，就没有命可拼了。

对方没料到刘汉东这么生猛，连退了几步，但后面的人还在继续上，领头的彪形大汉用刀指着刘汉东道：“剁死他！”

刘汉东脑海里突然出现一幅画面，自己被砍成一堆残肢断体，妈妈在旁边痛不欲生，一瞬间他浑身充满了力量，瞥一眼楼下，猛然扑过去，将那彪形大汉撞向栏杆。六十年代的老楼栏杆早已腐朽不堪，在大力撞击之下轰然断裂，那人从四楼跌下，刘汉东紧跟着他一起跃下，两个人重重摔在下面水泥地上，有了人肉垫子做缓冲，刘汉东依然摔得眼冒金星，耳朵里嗡嗡直响，回头看去，楼上那帮人正狂奔下楼，其中一人从腰间拔出了手枪。

“砰砰”两响，第一发子弹打在水泥地上溅起一团碎渣，第二发子弹打在刘汉东后背上，就感觉被火烫了一下，不很疼。

身下的彪形大汉口鼻渗血，纹丝不动，刘汉东爬起来就跑，奔到楼前就见远处两辆警车疾驰而来，赶紧掉头跑，他搬到这里住的头两天在附近转悠了好几圈，地形摸得很熟，很快就钻进了卖鸡鸭青菜的早市，摆脱了追兵。

后背中了一枪，现在开始疼了，刘汉东从路边晾衣架上扯了件衣服披上，在人流中穿行，跳下四层楼那一瞬间的勇气已经消散，现在是深深的后怕和疑惑，先前绑匪要杀自己还能想通，今天还穷追不舍就有些难以理解了。

一个小女孩从面前经过，刘汉东忽然醒悟，绑匪肯定以为那个肉票被自己藏起来了，他们不是来杀自己，而是来找人的。

无端被卷入一场突如其来的案件，刘汉东觉得自己的运气坏到了极点，眼下谁也指望不上，要活命，唯有靠自己。

他走到一家买烟酒的小铺前，看到公用电话，想到昨天还没给妈妈打电话，犹豫片刻，他还是打了一个电话，是继父接的，刘汉东直接挂掉了。

丢下一块钱硬币，刘汉东拿了一张《淮江晨报》直接翻到八版案件聚焦栏目，依然连载着黑车司机杀人案的后续，没有昨夜案件的任何报道。

晨报案件聚焦栏目的记者平时闲得蛋疼，鸡毛蒜皮的邻里纠纷都要报道，昨夜这么重大的案件居然不报道，只有两个可能性：一是警方仍在破案不想扩大影响；二是有人把案子捂住了，就像那两个凭空消失的劫匪一样，这事儿的水比自己想象的要深得多。

后背刺疼，刘汉东伸手摸了一下，子弹隐隐在皮下并未深入，想必是小砸炮的威力太弱，流血很少还能坚持，刘汉东决定到昨夜案发现场去看一下，兴许能发现蛛丝马迹，还是那句话，现在只能靠自己了。

路边停着一辆不起眼的奇瑞轿车，车上积满灰尘，起码一年以上没人动过，刘汉东将钥匙串握在手里，防盗门的四棱钥匙尖从手指缝里伸出，走过去一拳打碎车窗玻璃，钻进驾驶座，拿下仪表板下的挡板，扒拉出几根电线来，找出两根一擦，汽车发动了。

半小时后，刘汉东来到了昨夜案发地点，道路上依然车水马龙，尘土飞扬，挖土机轰鸣着，头戴安全帽的工人来往穿梭，一派繁忙景象，撞毁的普桑早已被拖走，现场看不出丝毫发生过车祸的痕迹。

刘汉东把车停在路边，下车观测现场，他打量着那堆水泥预制板，昨晚后座上想绞杀自己的家伙甩出去，头被钢筋贯穿，但并没有当场死亡，想在短时间内救走他几乎不节能，因为贸然拔出会造成二次伤害，除非……把整个预制板抬走。他再次观察，这一堆预制板比其他堆预制板要少一块，自己的猜测没错，对方具有在短时间内动用工程机械的能力，兴许这工地上都是他们的人。

再看周围情况，现在是夏末，树木繁茂，庄稼茂盛，不远处有一个村

庄，人在黑暗恐惧无助的情况下一定会向着光明的方向走，编织袋里的女孩很可能在那村庄里。

刘汉东回到车里，正要发动，忽然从后视镜里看到后座上有个人，急转身，一双似曾相识的眼睛正盯着他。

是昨晚那个女孩。

踏破铁鞋无觅处，要找的人竟然送上门来。刘汉东抑制不住的激动，他一边发动汽车一边说：“你得帮我作证，不是我绑架你的，别害怕，我送你去派出所。”

女孩一听派出所三个字，立刻露出惊恐神色，猛摇头。

刘汉东一脚刹车停下，问她：“你家住在哪儿？我送你回去。”

女孩依然摇头，看起来焦灼万分。

“这也不去，那也不去，你到底想干什么，你叫什么名字，你会不会说话？”刘汉东怒道，这女孩怎么问都不说话，真急死个人。

女孩依然摇头。

刘汉东明白了，这女孩是个哑巴。